

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8



仁  
1411  
卷  
48



海菴先生朱子公易說卷第四

大有

三三

乾下

離上

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

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

棟問孔孟論性章

論此又

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  
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  
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  
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  
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  
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

荅胡宏

朱文公易說卷四

通志

問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沈儻錄

問大有卦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遂無收殺以此見聖

人讀易見爻辭有不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先生曰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莫不皆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於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先生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

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啓云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蓋譏公也

坤上 謙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終之象

晏淵錄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  
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近  
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  
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  
此所以志未得同上

問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无施勞恐是互  
舉先生曰它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  
於人一句熹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  
意无伐善是不矜己能无施勞是不矜己功揚至  
之云无施勞但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

好先生曰易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  
以勞為功

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  
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晏淵錄  
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  
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同上

問謙卦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  
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  
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  
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

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百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三三 坤下 震上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晏淵錄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

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潘時舉錄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晏淵錄

盱豫悔言覷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豫是句同上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楊道夫

由豫猶言由頤 晏淵錄

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  
上無為而下佚樂故曰豫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  
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為說邪大病只  
是着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荅林學蒙

 震下  
兌上 隨

問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  
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

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劉砥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晏淵錄

小子丈夫程說是 同上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思

神乎之意 同上

 巽下  
艮上 蠱

四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它自相併便是那積蓄  
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  
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故言元亨  
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  
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  
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到塌了這便是蠱  
底道理 晏淵錄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

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撐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同上

問蠱初九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

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

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切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

可通若它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

通也先生曰是潘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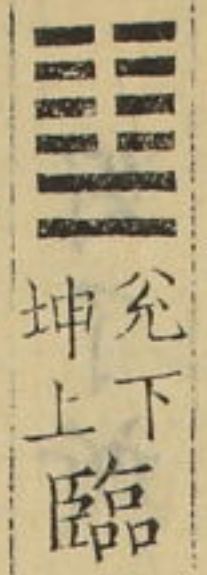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同上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箇甚廢同上

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

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

是不能做底陳得錄



允下坤上

問臨卦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

謂之臨先生云然是此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

相迫近者皆為臨也林學蒙錄

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

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

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

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

恐文王作卦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

皆云咸臨二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

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  
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是  
所以未易看也 董銖錄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  
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  
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  
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  
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至積累至極  
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  
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  
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

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  
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大小辭有險  
易此便是大底卦 劉砥錄



坤下 巽上 觀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  
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  
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潘時舉錄

劉砥問觀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  
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  
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  
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必



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  
 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  
 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  
 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  
 顯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  
 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  
 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  
 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  
 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  
 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  
 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

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媿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  
 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親  
 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  
 於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  
 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  
 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沈儼錄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  
 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  
 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  
 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

卷之六

通志堂

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顛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顛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葉賀孫錄

問觀卦有孚顛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顛然可仰一說下之人

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彖辭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是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先生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先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

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先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

為典要惟變所適也

此說我字與本義說不同當考○董銖錄

鹽而薦先生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

纔鹽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清潔之義耳

呂煇錄

鹽非灌之義鹽本謂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鹽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

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

夏淵錄

問觀鹽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先生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鹽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在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

又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先生云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底意思觀六三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

為不失道也

荅方士繇

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

安然無事

荅呂光祖

☳☳ 震下離上 噬嗑

噬膚滅鼻膚腹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

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肺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

鈞金之說

噬膚滅鼻之說與本義不同○沈備錄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  
先生云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  
無切要底事不敢來又問云如此則不問曲直一  
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云

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

在

如劑石之論

問噬嗑卦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  
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元  
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  
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  
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噬  
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遇毒而小吝然此  
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董銖錄

☲☲ 離下艮上 賁

通志堂

三百八十一  
賁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

無飾之象如此

林學蒙錄

問賁于丘園束帛爻爻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沈儻錄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爻爻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不去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

若如他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熹說則此說又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爻爻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林學蒙錄

問賁于丘園束帛爻爻吝終吉曰上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有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荅云某意正要如此說或以爻爻為盛多之貌曰非也爻爻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爻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吝終吉吝雖不好然終却吉

金去偽錄

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

通志堂

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示人教人解此人決不  
思量從剪裁上去

黃義剛錄

賁于丘園束帛爻爻是箇務農尚儉底意爻爻是狡  
小不足之義以字義考之從水為淺從貝為賤所  
謂束帛爻爻者六五居尊位却如此崇本尚儉便  
是吝嗇如漢之文帝是也雖是吝却終吉蓋在賁  
卦有反本之義故到上便白賁和束帛便沒了  
問賁卦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  
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爻爻之象  
爻爻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  
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

吳必大錄

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  
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爻爻自是淺  
小之意如從水從爻則為淺從人從爻則為賤從  
貝從爻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  
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  
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  
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  
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  
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  
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爻爻至上九白賁則反本  
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

董銖錄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東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

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晏淵錄

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

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 同上

☷☶ 坤下艮上 剝

為嫌於无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

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

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

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

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至

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黃

榦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

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纔

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會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

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離處虞

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得陰陽生逐旋如此陰

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 徐寓錄

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

云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

諸生以所見答皆不合復請問其旨先生云剝盡

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

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

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釐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潘時舉錄

賀孫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纔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黃榦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先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初陽已生矣

葉賀孫錄

問十月為陽不應一月無陽恐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即成一爻矣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從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無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

黃義剛錄



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能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

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

潘時舉錄

問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先生因曰小人剝廬一句舊

見二十家叔說

懷字公立

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廬

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先生曰如

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  
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  
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  
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長而  
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 董銖錄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  
也 荅方士繇

或問剝卦上九云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  
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  
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  
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

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  
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  
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  
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  
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陳文蔚錄

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  
是自剝其廬舍無安身已處眾小人托一君子為  
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 晏淵錄

剝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  
盡然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  
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

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熹以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楊道夫錄

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

☳ 震下  
☷ 坤上 復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

地特天中之一物耳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攤在中間隕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楊道夫錄

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相交合否先生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則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下降或曰如此則陰

四百五  
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都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  
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  
言之則一月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  
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須大着心曾看不可拘一  
不通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  
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  
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  
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  
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  
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

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  
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  
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  
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復齋記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  
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  
道牽感興詩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  
言便識名齋用意深復齋偶題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贊

伊川與濂溪說得這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

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

沈憫錄

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先生曰惡極而善常人之復靜極而動聖人之復然常人亦有靜極而動時節聖人却無那惡極而善

底復

呂輝錄

余宋傑問舊見蔡念成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

極而善之復矣 沈僴錄

劉砥問蘇季明問伊川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慎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

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靜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

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

葉賀孫錄

楊至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

生乃是坤卦中積來一月三十日一日生一分到

十一月便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掩身事齊戒

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齊戒處必掩身

及此防未然

此二句兼冬至夏至說

閉

關息商旅

所以養陽氣也

絕彼柔道牽

所以絕陰氣易姤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董銖錄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乎看之則都好以類

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

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

面陰生一分又不是以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

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

姤是偶然相遇

林夔孫錄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

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于極則有

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

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

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爲仁人之

體六二爻能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人

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

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

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  
 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  
 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  
 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與十年勿用則其凶  
 甚矣 沈開錄

徐元震問一陽來復至四陽方雷出地奮是六陽有  
 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可以此測天地高下否  
 曰此有甚界限如地之下又有天在 吳必大錄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晏淵錄  
 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  
 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 葉賀孫錄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  
 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  
 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  
 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  
 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  
 不渾淪 復卦

問不遠復无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  
 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  
 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與只同 沈開錄

中行獨復合内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筆誤不  
 然則為說太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 荅徐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為之時也今日不拘乎一則以二者各為一義矣恐未安也同上

☰☷震下乾上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

晏淵錄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

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答方賓王

或說无妄卦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

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  
 方病忽勿藥而瘳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  
 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  
 琮杯如此則吉如此則凶琮杯又何嘗有許多道  
 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  
 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  
 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  
 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妄  
 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  
 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  
 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

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  
 過誤而赦之也 沈僩錄

因論易傳无妄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  
 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  
 拳兵諫之類是也或云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  
 稱荆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  
 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  
 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  
 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辦得  
 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公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  
 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

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

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

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同上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无妄余大雅錄

往字說得不同晏淵錄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

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

物事同上

問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先生曰言不耕不穫不

菑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

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

而畬不惟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

无妄之災先生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

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

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

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

為而有疾先生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

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

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

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疑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之意先生曰此出史記春申

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无巴鼻而有一事正合

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

董銖錄

不耕穫不菑畲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熹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畲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詞移之以解爻辭則可荅云易傳爻象之詞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

耕穫菑畲率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所謂无妄之禍也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李閔祖錄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畲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畲亦豈有此理耶

荅何錫下同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

誨

☰☱ 乾上 大畜

問大畜卦先生曰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潘時舉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先生曰陽遇陰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熹作本義欲將

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先生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六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董銖錄

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畜積處

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

衢亨是也 萬人傑錄

䷛ 震下 艮上 頤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朵頤是也兌為羊大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兌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為龍龍是變化不測之物乾須着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大腹頤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

問伊川解頤作下三爻養自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

先生云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養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疎也 林學蒙錄

問頤卦先生曰頤卦最難看銖因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

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先生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先生曰然又曰其欲逐逐如何先生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

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黃榦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董銖錄頤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頤吉虎視眈

耽其欲逐逐此文不可曉

沈儼錄



巽下兌上 大過

或問大過小過大過是陽過乎陰小過是陰過乎陽程先生以為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是聖人制事以天下之正理非有過於理也如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是道也道無不中無不常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程先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小過是小過於中者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也先生曰程先生說此此為事之大過即是事之平常便如說權即

經之意都是多說了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遜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立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



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  
己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乎事  
而不過乎理也 呂輝錄

問易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  
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  
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  
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  
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  
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  
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

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  
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脩省然道理去不  
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沈間錄

銖曰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  
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先生  
曰正是如此 董銖錄

問大過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  
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懼无咎外  
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  
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

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同上

伊川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曉後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是但是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欒書中行偃弑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

林賜錄

籍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

尚小在曼淵錄

☵☵ 坎下坎上

或問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答云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或問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如何答云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

這事理透了處斷了便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博學於文者只是要得習坎心亨不特看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

沈儻錄

坎即六也

問坎卦六三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

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也之往也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貳為句用缶為句乃古注及程氏說晁以道本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先生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邪先生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係

用微纏二字釋文云三股曰微兩股曰纏皆索名

董銖錄

問用缶納約自牖何如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李季札錄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醫家等說亦可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迺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

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二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二之二是副二之義此不是熹穿鑿却有古本若是強為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襲蓋卿錄

又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

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潘時舉錄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晏淵錄

三三離上離下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晏淵錄離字不合單用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荅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

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氣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徐寓錄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先生云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先生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先生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先生曰九

四以剛迫柔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  
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  
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先生曰說時  
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 潘時舉錄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  
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  
恁地說只得且說未詳 本義今元未詳  
字○晏淵錄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按上爻焚如是  
弗戢自焚之意弃是死而弃之之意 同上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  
其吉 同上

又問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曰九四有

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

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弃如言其焚死而弃也 劉砥錄

或曰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

王公也郭冲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

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如此如堯以不得舜

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先生曰離六五

陷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這兩

句故人便取以為說恐不是如此於上下爻不相

通 金去偽錄

有嘉折首是句 晏淵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五

下經



艮下 兌上 咸

問咸卦本義以為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為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為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此易中自有卦變耳先生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着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錄出

看董銖錄

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義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

通志堂

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故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成其腓自是不合動成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 吳必大錄

否泰成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

成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問咸內卦艮艮止也何以

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

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纔動便不吉動之所

以不吉者以其內卦屬艮也 沈儻錄

問咸之九四傳云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所感

復有應所應復為感 云云 如何先生曰凡在天地

之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

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一箇暘出來暘不成

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所感復有應

所應復為感寒暑晝夜無非此理至如人夜睡不

成只管睡不起至曉須着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

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入一往一來一語一

默皆是感應如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

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

業必曰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

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唐貞觀之治可謂甚盛矣

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恁地嗒嗒低去至

五代衰微極矣如國之紀綱國之人材舉無一足



恃一旦聖人勃興轉動一世天地為之豁開仁宗皇帝時一時天下稱太平雖眼不曾見已自分明是太平然當時灾異亦數數有之至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勢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研精義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所以崇德於內橫渠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幾句甚親切王學者用功處

徐寓錄

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

晁淵錄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也先生然之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

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

又問是憧憧

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

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  
 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  
 做去時是往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  
 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  
 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  
 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繫是如  
 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  
 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  
 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  
 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  
 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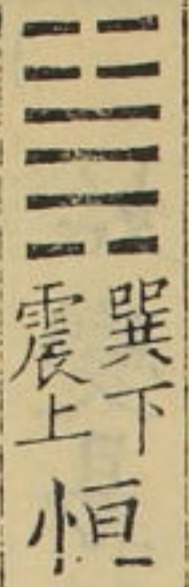
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  
 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  
 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  
 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  
 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  
 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翕  
 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是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  
 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  
 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  
 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  
 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淺深力量之廣狹

病却在此若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它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沈備錄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着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荅江黈

或問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荅云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因說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萬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錢木之錄



巽下震上恒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恒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

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 楊道夫錄

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定而不可變易者 云云曰他政是論物理之終始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處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終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為體之常 劉砥錄

叔重說恒卦初六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

常理求人之象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先生云未見其有不安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 潘時舉錄

問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

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卦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常其德則无羞吝

董銖錄

☰☷ 長下 乾上 遯

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荅云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問遯卦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

則小當為陰柔小人

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

言君子能遯則亨

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先生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

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為無灾  
熹切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  
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先生又言執之用黃  
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

此德也說

吐活反

九四君子吉小人否

方九反董銖錄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

只得看它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晏淵錄

問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  
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  
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  
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邪答云此爻不可大

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  
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三三

乾下震上大壯

問大壯本好爻中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取却好  
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  
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纔過便不  
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  
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  
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都好問此正與見羣龍  
无首吉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  
先生云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

楊道夫錄

通志堂

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 呂輝錄

此卦多說羊是兌之屬季通曰這箇是夾注底兌卦

兩畫當一畫 晏淵錄

問大壯卦先生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

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董銖錄

問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答云當如大畜之例

坤下晉 離上

問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有卦德不知如何答曰元亨利貞本非四

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它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它

得這箇物事

晁淵錄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

同上

問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罔孚

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

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

妣之吉占何也先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

妣之禮又問眾允悔亡先生曰眾允象也悔亡占

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

以為自治如何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

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

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

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所占得者其象如

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摧如

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文必有此象但今不可

曉耳

董銖錄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眾所信處既不中正眾方不信

雖云信之亦安能悔亡曰當晉之時二陰皆欲上

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

亡口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眾故悔可亡

楊道夫錄

通志堂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  
 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  
 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為善  
 乎

問晉卦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  
 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  
 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  
 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  
 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  
 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  
 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既得同德之人

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  
 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  
 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  
 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  
 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  
 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  
 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着此  
 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  
 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  
 短伊川解得長久之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  
 教是莫管它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

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沈儻錄

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

吉

先生看必大與廬陵問荅卷子內晉卦伐邑之說曰晉上九貞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吳必大錄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

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

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維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楊道夫錄

☶ 離下 坤上 明夷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蜚但垂翼耳

寓問商有三仁集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

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  
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  
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  
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  
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  
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  
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  
雖狂心則定也 徐寓錄

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  
六四爻說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  
而後肆行於外殊不是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  
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  
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  
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  
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  
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  
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  
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  
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 董銖錄

明夷明而見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是暗主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

上六方是說闔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闔尚遠可  
 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  
 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  
 又云艱是它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又  
 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  
 之晏淵錄

☲☱ 離下 家人  
巽上

問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離也兌離也施於家  
 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  
 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荅云穿鑿得不  
 好荅林學蒙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  
 甘茶本苦物喫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  
 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  
 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  
 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只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  
 方始成箇家晏淵錄

占法陽主貴陰並富同上

問家人卦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  
 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三德者則夙夜浚明  
 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

三百十四  
奄有四方之有也 董銖錄

三三三 兌下 離上

睽皆言始異而終同之理 晏淵錄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

爻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 晏淵錄

明道言嘗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

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望之正非

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

明道不同而其變化人材亦有此意 見外書胡氏所記 易傳

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

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

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

有以盡其用耳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

人乃能无咎 揚道夫錄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页而作而 晏淵錄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同上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它這般事是差異底

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

異底事 同上

三三三 艮下 坎上

艮下坎上其卦為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

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偶讀謾記

問蹇卦往蹇來譽先生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濟之理既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

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董銖錄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它晏淵錄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上無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同上

問蹇九五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

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顛王導為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為也更乞指教荅云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或言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下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

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山下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沈憫錄

☵ 坎下  
☳ 震上  
解

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

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  
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  
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者亦是  
氣數舛逆 廖德明錄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  
這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  
道理來 晏淵錄

問解卦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先生曰四與初皆不  
得正四能解其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  
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  
朋類至而相信矣 董錄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  
向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治易却則恁地此  
却似說得易了 晏淵錄

☱☲ 兌下 艮上 損

易象自是一法如乾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  
甚多 沈憫錄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  
既濟說鬼方亦然不知如何 呂輝錄

陳埴說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  
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  
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



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

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徐寓錄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弗損益之初

則曰酌損之何邪先生云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

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

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豫為定說也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晏淵錄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

換得一陰來同上

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伊川就六爻上說

得好黃義剛錄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

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晏淵錄

䷗震下巽上益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

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則

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或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違黃顯子錄

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躬舒高錄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

州後平揚  
么有功

三三三 乾下  
兌上 夬

或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猶欲人戒謹恐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非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

全 沈儗錄

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諭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

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 荅陳亮

揚于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劔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

夬卦號字皆是作戶羔反惟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只當平聲 沈儗錄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

三百六十三  
畫

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

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

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

問夬卦九三壯于頄先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  
悻然見于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眾陽  
所愠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  
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  
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  
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是也

又曰彖二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無

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  
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  
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  
之義如何先生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  
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  
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  
勝九二惕號則有戒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  
二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  
懼不可安肆邪先生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  
無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

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  
戒深矣董銖錄

號平聲取允象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  
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莧是馬齒莧陸是章柳今用治水氣者其物難乾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  
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  
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  
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那裏去爻雖  
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

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  
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三三巽下  
乾上姤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謙是意誠否小人間居以下是  
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謙之意否  
荅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  
致知知至而意斯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  
善矣便自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  
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  
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便有些  
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便有些

要人德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余大雅錄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晁淵錄

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袞不可曉輔廣錄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熹謂正是羸豕孚蹢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我培得這般物事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楊道夫錄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鼈為蟹為羸為蚌為龜魚便在裏面了不知是不是此條未詳

這幾卦多說那臀不可曉晁淵錄

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同上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同上

坤下萃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萃曰仲亨云凡物積之厚

則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萃曰仲蔚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

虎外面便有豹之文 黃義剛錄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順天命說道理時髣髴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  
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  
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  
利用禴之事他這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  
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  
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  
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  
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晏淵錄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

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同上

問萃卦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  
尊位安得又有匪孚先生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  
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  
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  
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  
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  
也 董銖錄

巽下坤上 升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  
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

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  
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  
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董銖錄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

伊川說 晁淵錄

張洽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  
謂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之元亨只  
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然本非四件事也

潘時舉錄

三三 坎下 兌上 困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

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  
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卦剝卦  
否卦睽卦皆是不好卦只是剝則分明是剝所以  
分曉只是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  
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  
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  
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  
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  
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殺人放火此等  
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贓污邪僻由  
徑求進不成也去占

沈儺錄

問譬困于株木如何先生云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譬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先生云恐說譬字不去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先生云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事思是因好物困也酒食饜飫亦是如此又問云中有慶也是如何先生云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先生云他得中正又似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先生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呂輝錄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熹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晏淵錄

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 同上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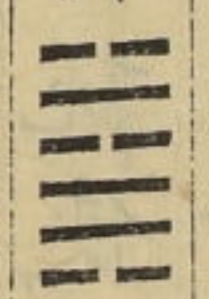


巽下井

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晁淵錄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汔至略作一句亦未繙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  上前兩足也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熹嘗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 輔廣錄

鮒程沙隨以為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晁淵錄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同上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離下兌上 革

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為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先生云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

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先生云意

則一但變韻而叶之耳


革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

占說

問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

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

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巽下鼎

離上鼎

劉礪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

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利先生曰不然只是偶然

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

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傾出鼎中惡穢

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

而求利也 沈僩錄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

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

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 晏淵錄

問鼎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云他與五不相應五

是鼎耳鼎無耳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

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

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

吉

形劉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六五金鉉只為上巳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  
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六

下經

震上震下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

驚百里也不喪匕鬯晏淵錄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

主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

說同上

億喪具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李燔問伊川先生言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

能安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  
若出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否先生曰若誠敬至  
自是不驚驚則自是有間斷

☱☱ 艮上艮

吳必大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  
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  
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先生云何故恁地說因論  
艮其止彖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  
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  
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  
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也又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  
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  
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  
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  
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論易云彖  
象文言解得易直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之  
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解聖人作而萬  
物覩之類是也爻辭只是占得此卦爻之辭看作  
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何嘗有建  
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用亨于  
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以

屯推之皆可見矣萬人傑錄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掇得愈不是了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金去偽錄

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為作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淳舉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曰即是這止問艮卦○陳淳錄

示喻艮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此曉會於道理工夫無不是處但近讀見得彖辭解云及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

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本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為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呂諫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云云荅曰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此說然看易意恐不是恁地如彖下止亦只是去止那上面止艮其止此一句若不是止字誤本是背字便是艮其止句解那艮其背一句艮其止乃是止於其所當止也亦似大學言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此下文解得甚好上面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皆各止其所了都  
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徐寓錄

伊川易傳良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則止於所不見无欲以亂其心  
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  
不見其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  
於身體之意又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易中只是說良其止止其所人之四支百骸  
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  
所明道荅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

不同又自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良其止止其所也  
又說得分曉却解良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  
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  
欲便心不亂與良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  
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  
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  
滿 溫公如此解 又曰良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人又說得深少  
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  
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它不  
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裏 葉賀孫錄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自己不得又曰  
 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  
 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底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  
 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  
 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為說  
 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  
 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  
 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  
 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

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  
 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  
 所止更不費力

葉賀孫錄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  
 以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

答呂伯恭別紙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  
 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旨然其言止欲於無  
 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  
 思之

答楊仲思

艮其背不見其身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若能如此做工夫亦自好外物不接不萌之際二字南軒以為當去伯恭却說止於所不見是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但易本意却是說只見義理不見己身也不知是疼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一般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只見道理不見那人也不知是張三不知是李四

黃顯子錄

舊聞先生言良其背是止字彖中明言良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良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略相對

同上

問伊川良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彖之辭云良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說良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它腦子便無許多勞攘

林夔孫錄

行其庭不見其人一似不曾見人一般

同上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



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林學蒙錄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  
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  
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先生云然此  
段分作兩截却是良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  
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良其背是止之  
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  
見其人此三句乃良其背之效驗所以彖辭先說  
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云止有兩義得所止  
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為而  
言先生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  
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良其背上多是人將行其庭  
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則是輕說過緣良其  
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李閔祖問伊川易傳良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  
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  
意伊川又却於解良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  
明恐上面是失點檢

錢木之錄

說話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

朱文公言卷二

范震生

張洽問良其背處先生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

潘時舉錄

良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廖德明錄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蓋良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亦止也此所謂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

道理所當止處不見己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彊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未有顧己身之利害禍福不能不畏侮於人之彊弱貴賤也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為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猶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此蓋發明所以能止之義故其彖傳有曰良其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能以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易之本

義不知如此看得否荅云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推  
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  
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  
之本意也 荅董銖錄

楊至問止於所不見先生云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外物不接  
內欲不萌之際敬夫謂當去之際二字伯恭說止  
於所不見是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良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但見義理之當止不  
見吾之身但見義理之當為不知為張三李四蓋  
御錄

問通書良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姦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  
目無所見程子解良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是  
此說但易意恐不如此卦象下止便是去止那上  
止彖良其止一句若非止誤本是背字便為此句  
解那良其背句良其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  
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此下却好不知上  
如何又恁地說人之四支皆能動有止之象良其  
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統一理也不見有  
已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問良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得不交於物而孑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爲止矣未知是否荅云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良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蕭佐問良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慾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竊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

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却無所守而外爲物所動則奈何先生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蕭佐編次

良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己不見害不見利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是張三李四伊川說良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劉孟容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與易傳同否荅

云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温公解此一段  
 認得老子本意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思無  
 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其志是要得箇不爭  
 強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人解得過高了通書云背  
 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為也亦不是本意語錄  
 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却看得止字好晏淵錄  
 外物不接內慾不萌之際南軒以為之際二字當除

去今程傳已無之  
際字○同上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  
 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

妄矣不動自无妄同上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  
 着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  
 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  
 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  
 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  
 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已外不見人這  
 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採同上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  
 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

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  
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  
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  
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  
止之義荅云得之

荅潘時舉

良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晏淵錄

熹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  
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乎絳灌之徒  
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  
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  
看它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

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  
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曾次  
終是鬧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  
管跳躑爆趨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它未下所  
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良其輔言有  
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

沈儻錄

巽上 漸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漸之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利禦寇今術家言宜  
婚姻日不利出師征伐宜征伐日不利婚姻蓋其  
日有宜和合爭鬪之不同兵家多遵用之

晏淵錄

沈儻錄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震上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它震淵錄月幾望是說陰盛震淵錄

離下豐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閑句

問九四近陰闇之君所以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它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先生曰也是如此

艮下旅

旅六五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正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拆得

巽上巽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尤咎巽不是大故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是可吝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得較牽強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未善是無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晁淵錄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是吉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丁與辛皆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九五品具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晁淵錄



兌下兌上兌

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却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晁淵錄

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為復是解書到末梢會懶了看不子細為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得亦皆如此無理會



巽上 坎下 渙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已私其次便渙散其它羣隊合以成大其次便雖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晏淵錄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

處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九三是自二往居三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四所以為得位彖辭如此說得密若云上應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三為得位是如何

九三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渙其羣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羣隊併做一

箇東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大以為一旦如我太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六四爻如何當得此義

常觀解易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却揆着它語脉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羣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說道渙散它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散它那小羣成一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晏淵錄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

羣隊當散

同上

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楊道夫錄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由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

楊道夫錄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

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可疑

節卦

節卦大抵以當位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

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先生曰然又云觀這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中雖苦而亡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未

至於節而預知所以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爻看來未甚不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是寫下少間自有進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


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如何可失

雍堯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  
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

主事 易淵錄  
下同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  
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  
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各自有箇  
當節底

 兌下  
巽上 中孚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  
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

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  
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依  
稀地說豚魚吉這卦中它須見得有箇豚魚之象  
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  
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須穿鑿 同上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為中孚之象中實亦為孚象  
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為誠之  
象中實為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  
即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  
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為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  
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兌與

四子子八  
巽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  
中雖曰實矣及其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  
焉蓋虛中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為  
實之體而實為虛之用雖曰體曰用又不可岐而  
為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  
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之義未嘗不存焉但  
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質也無信也  
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  
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為動有道並行  
而不相悖者也今天地之間一元之氣杳冥無  
迹豈非虛邪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邪然物

雖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一元之氣豈能捨於  
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  
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  
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  
邪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  
質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邪此亦伊川先生所謂  
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  
是則體用一源内外交養豈不美哉某讀易傳而  
有此疑義萬望詳教德明荅云中孚之義微奧豈  
德明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而中實者  
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為

信之質就所感而言則中虛爲信之本又以澤風  
二象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  
之感皆所以爲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歸於信此  
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  
矣來說謂虛中未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  
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爲虛萬物  
生成爲實其言竊恐有病精義云沖漠无朕而萬  
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沖漠无朕之際  
已不爲虛矣況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得爲虛乎  
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關於正蒙之書者  
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爲兩截恐失程子由

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荅云  
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  
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自好  
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爲不  
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是  
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尤無理  
至謂執虛忘實泥實失虛皆極有害大抵如今一  
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  
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爲虛應接於  
外爲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  
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

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  
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  
可作兩截看也 荅廖德明

問中孚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荅云得無色厲  
內荏之姦邪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荅林  
學蒙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先生云伊川云存於  
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  
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  
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

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  
所以相應如此 云云 所謂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  
懸空說一箇物事在這裏初不惹着物事熹嘗謂  
說易如水上打毬子相似是這頭打來那頭又打  
去都不惹着水方得而今見人說都打入水裏去  
了 呂輝錄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繫  
辭中又說從別處去 晏淵錄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  
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  
之與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爲絕句義更不可曉 呂輝錄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無常也

呂輝錄

三三艮下震上小過

小過是小事又過於小如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損底意思

同上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度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

晏淵錄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小過飛鳥遺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先生云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鵬鳥之類是也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呂輝錄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九四上六爻文與三爻不同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過妣是過陽而過陰然而陰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陳君侯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

之疑亦當作弗遇之與九三過防之文體正同晏淵錄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以下兩句都不識頭

處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為上

聲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恁

地又曰莫不一向要進

密雲不雨大槩做不得底意思晏淵錄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同上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

模樣顛倒了它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

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

吉一爻凶便是楊子雲太元了易不恁地兩卦各

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

槩既濟是那日中銜哺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

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

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

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

拶它它這箇說得疏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它疏

時疏得無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它便是今人

說易了大失它易底本意它周公做這爻辭只依

通志堂

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  
欽尚自嫌熹說得疏不知如今煞有要退削了處  
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更剔  
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為典要可見得  
它散漫同上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  
亨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猶自得不然便一  
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  
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便只是  
不好去了林學  
蒙錄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蓋出明陰四有衣袂之

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之端倪自此已露五殺  
牛則大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先  
生云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醅林學  
蒙錄開  
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林學  
蒙錄亨  
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  
以說小亨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晏淵錄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同上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  
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  
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  
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  
 證此爻之吉凶如此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  
 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時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  
 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傳上人說  
 話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 呂輝錄

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  
 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先生曰言不  
 可輕用也 林學履錄

問九三爻以言紂雖貴為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  
 王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曰楊  
 子雲云云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

必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必是長底時  
 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  
 大意大底不得便宜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  
 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麓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麓  
 不解如此 晏淵錄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

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  
 爻不知是如何蓋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  
 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不可曉

呂輝錄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  
 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  
 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  
 出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  
 險所以未濟

林學復錄

晏淵錄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以動作初六陰柔不能固守而  
 輕進故有濡其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  
 輪而不進所以正吉曰看來也只如此大槩難曉  
 某之解也且備禮依眾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  
 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

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  
 出乎險方好六又不好了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  
 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  
 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  
 着與孔子分踈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孚皆不可曉只得且依希如此  
 說又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  
 是顛倒此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  
 何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  
 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

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先生云也  
未見得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  
亦無所用況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